

無論是奧爾加女神、妳、或萊恩哈特家，甚而之後知道此事的所有人。
我早已經不在乎他們是否原諒。
嘲諷我也好、可憐我也罷，因為這是我竭盡全力後方能想出來的，最好的辦法。
是報復妳的最好方法。
——可為什麼我卻一直不由自主的阻止自己呢？

SC.1016/01/01

那名為「奇蹟」的嬰孩出世已即滿四個月。
稀疏的毛髮、粉嫩的雙頰，以及遺傳自父親般海藍色的眼睛，以及這孩子不畏生，逢人就笑，若不知緣由見過這孩子的，或許會覺得他萬分可愛。
但他的親生父親不是，連帶大部分萊恩哈特家的人也亦非。父親對於這孩子的反感或許另有原因，可親戚純粹只是因為他是那平民軍人的後代、且像是死而復生的異種。
早離開母親體內近乎十分鐘，期間不哭也不動，卻在艾堤奎特闖入手術房後才像是反應過來般地進行早該進行的舉動，縱使院方說這是奧爾加女神賜予的奇蹟，他們反倒覺得這像是薇薇卡帶來的惡意詛咒。
誰知道這孩子是否被惡靈附體？誰曉得這孩子說不准是依莉絲那女人附身。即便是空穴來風，謠言一多，三人成虎之說便顯得穩固。
於是明該是喜悅的奇蹟，就這樣被惡意的謠傳了詛咒。

「艾堤奎特，該怎麼辦？」心腹兼童年玩伴的總管法蘭抱著尚為嬰孩的羅爾堤，天知道這孩子已經是第幾次被自己人這樣偷偷丟在路邊了。
要不是艾堤奎特多了個心眼，要他替羅爾堤身上放下微型追蹤器，羅爾堤可能真會就這麼餓死路邊、被人口販子帶走，或者幸運些，被其他軍國的好心人撿回去養。
由於喪妻之痛，外加當時還年輕，沒有徹底將自己武裝起來的艾堤奎特，在此時露出了無奈的神情：「說是詛咒就想丟掉，哈，虧這可是他們心心念念的男孩子呢。」
「不是嫡長子所生之子，就算是男孩也沒有用。」善意提醒眼前看上去十分疲倦的友人，萊恩哈特家一直以來被陳腐的觀念所束縛著，雖然到了現在已經沒了極力反對的態度，但他們比起女孩子，更樂意見到男人掌握主權。
可在這之前，他們更重視長幼之序，也就是說，葛狄恩一家就算只有那個女孩，其重要性也大過於現在被法蘭抱在手上的羅爾堤。
不論是哪一個，都重重阻礙著艾堤奎特所計畫著的一切，但現在的艾堤奎特卻找不著能夠讓自己名正言順掌握實權位居首位的理由。

而終他是找著了辦法沒錯，但那真所謂盡善盡美、竭盡全力後想出來的辦法嗎？事後想想，連艾堤奎特自己都不這麼認為。
他將羅爾堤鎖入一個房間，這個房間鑰匙的持有者，除了他，就只剩下自家大哥葛狄恩。
而這樣的理由，美其名是進行軍人式菁英教育，實際上則是將羅爾堤與萊恩哈特家徹底隔絕；一切會讓羅爾堤碰觸到的東西，除了心腹以外，從不假手他人。
這樣子的舉動，究竟是為監禁還是保護？實際上，連艾堤奎特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他是成功的讓兒子遠離了傷害，可自己也在這期間深深的傷害著羅爾堤。

為了接下來的事情，艾堤奎特深知自己沒有多餘的心力放在兒子身上，何況就感情上而言，他不想、也不能要與羅爾堤有太多親密的接觸。
即使是親手餵養沒有自理能力的羅爾堤，或父代母職，將一切生活上的瑣事都由自己包辦了，他還是不斷的告訴自己，不能對羅爾堤放入太多的情感。

就算羅爾堤笑起來很像依莉絲、或者他的眉眼遺傳自他的母親、又或這孩子根本沒有因為延遲出生而變得不正常——甚而，他是無辜的。

「……可那又怎麼樣呢？羅爾堤，遇上了個這麼自私自利的父親，也只能說是奧爾加女神在試驗你吧？」替羅爾堤餵奶、換完尿布後，艾堤奎特不禁覺得，眼前這還不知道一切，一臉開心對他咯咯笑的小傢伙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會是什麼樣子。

不受家族祝福、不能被父親疼愛，甚而接下來，他會連自己選擇朋友的權利都沒有。

望著這因為自己惡意操控，而得不到未來的孩子，當時終究是軟下心的艾堤奎特喃喃自語：「也許該找一個真能從心底接受你存在的人吧？」

接下來的幾個月，除了和葛狄恩討論如何該將家族的實權轉移到自己身上，艾堤奎特也開始注意起今年快滿六歲的姪女莎菲爾。

葛狄恩似乎也清楚他的意圖，開始將寶貝女兒帶來自己工作的主屋裡玩耍，藉此希望能從中替那對小堂姐弟牽線，好讓羅爾堤不會在往後這麼孤單。

由於不常和伯父見面，帶著怯生生笑容的小女孩正躲在葛狄恩腿後偷偷看著他。

「莎菲爾很漂亮啊，眼睛像到嫂嫂呢。」那蒼綠的眼睛水汪汪的眨啊眨，帶著一絲好奇跟一點困惑盯著艾堤奎特，然後莎菲爾扯了扯葛狄恩的褲子，小小聲的問父親問題。

雖然眼前的小女孩自認為小聲，但也曾任過軍人的艾堤奎特卻是聽得一清二楚，大概就是些「眼前的叔叔是誰？」或者是「他會不會跟爸爸不一樣，很兇？」諸如此類的童言童語。

耐心的等自家大哥和姪女的悄悄話說完後，被父親哄過的莎菲爾才小步小跳的到艾堤奎特跟前，提裙行了個小淑女該有的禮，開口：「伯父您好，我是莎菲爾·萊恩哈特！」

微笑聽著眼前的小淑女做完自我介紹，艾堤奎特這才輕輕拍手並表示小莎菲爾很聰明很可愛，如果是這個小女孩應該可以吧？如此作想著，艾堤奎特開口：「莎菲爾想不想要一個弟弟？」

可小女孩的回答卻出人意料：「不想！」

回答一出，不只艾堤奎特，連葛狄恩一直掛著的和煦笑容都僵住了。

「……為什麼不想呢？」沒想到被小孩打了一槍的艾堤奎特蹲下來與莎菲爾平視，期間一直注意著自己早已僵化的笑容不要變得更僵。

「因為人家都說集三千寵愛於一身是最好的，多了個弟弟來分割多划不來？」顯然就是從書上看來的錯誤知識，偏偏這小女孩卻覺得沒什麼不對，一派天真且凜然的道：「何況萊恩哈特家重男輕女，莎菲爾知道喔。」

後半句倒是精準得一針見血，但前面……艾堤奎特臉色難看的望向站於一旁，笑容早已因為莎菲爾回答而垮掉的葛狄恩：「大哥，您是給她看了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覺得自己冤枉的葛狄恩不免叫屈：「後宮系列的書不是我的，是我老婆的啊！」

「所以還有別的系列？」艾堤奎特的臉色更黑了，他思考著不用謀劃到十幾年後，現在他就能失手用在書房一側的花瓶砸得哥哥頭破血流。

而莎菲爾仍語不驚人死不休：「還有那個……嗯！人妻調教系列喔——」

對於那些亂七八糟的課外書，除了告誡葛狄恩以外，艾堤奎特幾近是必須按著自己的手，才能遏止自己真的忍不住抄起一旁的花瓶扔向自家大哥。

然後青年又花了好些時間跟莎菲爾說明那種書不能看以後，這才返回正題：「莎菲爾真的不想要一個弟弟？雖然還沒長大，但以後一定很可愛的。」

「他不會欺負莎菲爾？」帶著軟軟的童音，雖然怕生卻也跟人熟得快的女孩盯著艾堤奎特詢問，本來一直躲在父親的腿後的，現在卻反而覺得眼前的青年更可靠般。

「不會。」而且按照眼前小女孩對父親時那種鬼靈精的模樣，艾堤奎特反倒覺得兒子將來不被眼前的女孩欺負就謝天謝地了：「去看看你的堂弟吧，嗯？」

帶著歡欣鼓舞的小女孩，以及在後頭碎碎唸著「到底誰是妳父親啊！」的葛狄恩，三人一同打開了羅爾堤所在的房間大門。

由於吃飽喝足，羅爾堤現在在嬰兒床內睡得安穩。

莎菲爾就像是看見目標物一般，讓兩名大人連喊她也來不及，就發出歡呼聲蹦蹦跳跳著跑到嬰兒床旁邊，然後雙手搭上嬰兒床的欄杆搖了起來。

即使女孩子的力量不大，但這樣劇烈搖晃的話，嬰兒還是會醒的。葛狄恩慌忙到自家女兒身旁將其抱起，同時懊惱的對她說道：「莎菲爾，羅爾堤跟妳一樣是人、不是玩具，不能這樣搖晃他！」

也顧不著女兒是否委屈的扁起小嘴，望向已經被吵醒的羅爾堤，才頭痛的想著「這下慘了，嬰兒被吵醒都會哭的。」在嬰兒床內的孩子卻只是眼睛眨了眨，然後望向方才吵醒他的罪魁禍首，笑了，並咯咯的向著莎菲爾伸出他的手。

「啊——爸爸你看，弟弟笑了耶！」人小鬼大的莎菲爾見狀，馬上掙脫父親的手跳了下來，抓住欄杆後繼續像剛才的樣子搖晃；可能是想表明說自己的舉動並沒有錯。

但葛狄恩這次可不會縱容她為所欲為了，嚴厲的按住女兒開口：「莎菲爾！」

「不，反正羅爾堤也不介意的樣子。」倒是對於姪女的所做所為感到無所謂，艾堤奎特攤了手，走至嬰兒床附近，沒有伸手碰觸自己的孩子，只是看著姪女開口：「莎菲爾，喜歡嗎？」

姪女用力的點了頭，然後眼睛閃閃發光般的回望仍在嬰兒床裡，好奇看著他們說話的嬰兒，頓了一會後下定決心般，回頭盯著艾堤奎特：「莎菲爾想要弟弟！莎菲爾會保護弟弟！」

「是嗎？很了不起。」望著發下豪語的莎菲爾，獎勵般的摸了摸姪女的頭以後，艾堤奎特又道：「那麼，羅爾堤就交給妳保護了，姊姊。」

將房間留給孩子們相處，兄弟倆到了房間外，對於艾堤奎特剛剛的作法，葛狄恩倒是頗有微詞：「如果真的捨不得自己的兒子，放棄你跟我說的做法如何？」

「我只是先替羅爾堤備好後路。」對於大哥的質問沒有正面回應，艾堤奎特將視線望向了走廊光潔的地板：「他的生命裡注定不會有我，為了那個瞬間，先替他備好後路罷了。」

「不是要置他於死地？」諷刺的笑道，葛狄恩至今還是認為自家弟弟絕對狠不下心。

「我未曾這麼說過。」對於明顯的挑釁，艾堤奎特輕巧的避開了：「我在依莉絲墳前許下的承諾，是我要讓萊恩哈特一家結束。」

「所以你打算改變做法了？」雖然機率微乎其微，可葛狄恩還是決定問問，說不准這幾個月下來跟姪子的相處，讓艾堤奎特真改變了想法也不一定。

「怎麼可能。」這次輪到艾堤奎特露出諷刺的笑容，他將視線從地板上移回孩子們所在的房間門上，就像是能看見在裏頭的姊弟倆般，然後開口。

「我只是讓他在我佈好的局裡擁有相等的條件罷了，這樣遊戲才會有趣不是嗎？」

為了復仇與自己的戰爭，不惜欺騙，而這場騙局最大的受騙者就是他自己。

（續）

NG:

將房間留給孩子們相處，兄弟倆到了房間外，對於艾堤奎特剛剛的作法，葛狄恩倒是頗有微詞：「艾堤奎特，我

說你這麼做啊，表明了你屬性真的是傲嬌對吧？」

艾堤奎特將擺於走廊窗台上的花瓶抄了起來，然後狠狠往自家大哥的頭砸去，於是他成功的殺了當家家主並奪權，可喜可賀、可喜可賀。